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八

風九

宋景定四明東湖波門 志磐 撰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三

往生高尼傳

法藏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
遇病假寐見大士乘雜華雲出寶色光前來
昆九相迎時諸尼欵門問疾咸見光明逆溢威曰
佛及菩薩放光度我言竟而絕
道爰丹陽人先於諸寺造大像七軀務極精
嚴又冶金銅造無量壽佛像忽於眉間放大
光明地皆金色像與爰記曰汝舍此身必生
我國即於像前端坐而化

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夜間見佛菩薩來慰
問光明照寺奄然遷化

淨真居長安積善寺納衣乞食誦金剛經十
萬遍專志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
兩度見淨土寶蓮花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
品生言訖加趺而化祥光滿寺

悟性居廬山念佛願求往生忽聞空中音樂
謂左右曰我已得中品生見同志念佛精進
者皆有蓮華生寶池中以待其生言畢而逝
能奉錢唐人專修淨業常夢佛光照身或聞
諸尼善言開發一日無疾告其徒曰吾往生
時至少頃聞奉誦佛聲厲奔往視之則合掌

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音西邁

慧安居士明下水大魁姓穎之屬也住小溪
楊氏菴專業西方誦金剛般若寒暑不易節
常於室中佛光下燭一日示疾端坐以手搘
叟戒衆人勿詮移時曰佛至矣令衆念佛倏
然脫去壽九十六

往生雜錄傳

隋汶水二沙彌同志念佛經五年大者先亡
得生淨土見佛歡慶即白佛言有小沙彌與我
同修不識可得生不佛言汝本無心念佛由
彼勸汝汝今宜還益勤淨業三年後可同來
此至期佛與衆聖自西來迎大地震動天華

飄舞是二沙彌一時俱化

魏師贊雍州人為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遇
疾而亡忽再蘇白父母曰阿彌陀佛來此光
嘗隨行鄰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向西而
沒

何曇遠錢唐人持菩薩戒修淨土業夜中念

佛忽謂昇九師曰見佛身金色插華滿空異香盈
室俄忽化去

越大善寺童行常隨師善輝念佛禮拜一夕
夢婦人持數珠賣童曰欲得一穿恨無錢買
婦曰我當與汝汝可開口即以數珠投口牛
童以告師輝曰此是大勢至菩薩授汝念佛

三昧也過數日童見二大士持華座與之曰

七日當來此來生淨土童逢人即說我七日當往生也至期忽自唱曰菩薩來矣即座而化

倪道者仁和人棄家作道者建小菴專意念佛欲焚身代一切受苦衆生供養諸佛久之

有朱藤三窠生卧榻前謂眾曰此藤若焦我當西去臨終半月集衆念佛至于萬人焚身前一夕其地忽有光明金色高半尺許以手掬之隨浮掌上又謂衆曰我焚身時必有紫雲青雲從東北過西南是我往生之相乃四面發炬端坐其中果有二色雲瑞

徃生公卿傳

居士附

白居易號香山居士官太子太傅初勸一百四十八人結上生會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頭當來世必生兜率晚歲風痺遂專志西方祈生安養畫西方變相一軸為之願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

是

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坐捐上

三倏然而逝

唐

韋文晉位觀察使建西方道場念佛發願一日正念佛中忽面西加趺而化異香滿室唐張抗仕石晉為翰林學士課大悲咒十萬緡願生西方一日寢疾唯念佛號忽謂家人曰

西方淨土祇在堂屋西邊阿彌陀佛坐蓮華上見翁兒在蓮華池金沙地上禮拜嬉戲良久念佛而化翁兒抗之孫也鍾離瑾會稽人位至少師幼事母任文人夫人精修淨業年九十八起居如常忽戒瑾曰人人有箇弥陀柰何拋去念念無非極樂不解歸來翌日予將行矣及晨起焚香誦佛過於常課合掌而化瑾日課利益二十事後寧吉水置一妾從其女嫁審之則舊今之女報所親緩納采擬先遣前令女所親復書曰公安得獨爲高誼子有猶子請平分匱具俾同親迎公從之忽夢舊今來謝曰賤息荷收錄

已告之上帝當十世有土然公更一紀應生淨土尋為浙西憲與慈雲懺主論往生指要清修彌篤自夫人有捐禮佛像常頂戴行道公繼其志像眉間忽迸出舍利數粒未幾知開封府忽夜半起謂家人曰夫人報我往生之期至矣即加趺而逝前一日舉家夢公乘青蓮華座仙樂異香海衆迎之西去計其生
正一紀 宋
鐘離景融少師第七子官朝請大夫常誦觀經念佛不輟挂冠棄仕結茅儀真東園側嘗曰識得彌陀彌陀彌陀不識彌陀柰何柰何不識彌陀彌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彌陀彌陀

紙在自己家一夕命僧妙應誦普賢行願品
炷香敬聽畢兩手作印而化自任氏少師大
夫三世得生淨土曹孫松居于婺乾道中奉
祠吳郡與寶積寶師東平呂泊等結社念佛
吳九
無所疾忽端坐西向合掌而化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官尚書主客徧歷禪林
參尋知識晚年畫西方佛像隨行觀念舍壽
之日感佛來迎端坐而化

坐而化有氣如青蓋出戶騰空西去凡蓬時
現瑞光王之子永逸官宣義每習十六觀歷
三十年忽見三聖來迎結印而化頂熱有異
香芬之妻王氏修十念法持破地獄真言嘗
夢地獄主者謝以持偈咒之賜後因寢疾念佛
而亡親戚侍妾咸夢王氏言得生淨土
胡闡官宣義侍郎胡則之子晚年致仕笑傲
西湖與清照律師相善一日有疾問律師曰
一稱佛名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何也師
曰佛大威德衆生一稱其名罪垢自消如赫
日正中霜露何有閨大感悟一心念佛請併
為之助一日律師至闡曰荷二大士降臨甚

父師為懺悔發願忽厲聲念佛安坐而化
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凡官居私舍必飾淨室安設佛像每入室禮誦利後空而下普勸道俗同修淨業皆服其化有僧定中遊淨土見繁與王古侍郎同遊寶池行樹之間俄聞繁無疾而化

五

王古儀真人官禮部侍郎與晦堂楊岐為禪侶嘗作直指淨土決疑集楊傑為序又增補往生淨土傳皆行於世平時志在往生西方臨終無所苦忽滿室光明端坐而化有夢古乘蓮華西去者

和宗知廣德軍一旦無疾而西端坐而化
王衷居錢塘孤山即林和靖之故迹隱居自邇政和間舉隱逸朝廷旌以處士後官至朝散大夫潛心淨業有大感悟日誦弥陀經七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絕一日無疾沐浴面西加趺而化

江公望釣臺人官司諫少年登科蔬食清修

張迪居錢唐官助教從圓淨律師授菩薩戒
答問淨業法門然臂香以為誓每念佛揚聲
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弟子近
於靜室見白色頰伽飄舞子前又觀想中見
嬰孩緣含掌問訊後三年念佛西望而化
賈純仁霅川人官至郢倅潛心淨業長齋念佛
因微疾西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
音滿室

往生以見志因邑中破山道生師造丈六弥
陀像汝能施財百萬為之妝飾設齋慶饌歟
前池中生雙頭白蓮一朵其花百葉當年冬
汝能無疾而終未幾道生亦亡
馮穀遂寧人號不動居士由太學登第初訪
道樟林晚年專崇淨業作西方禮文號陪禪
儀歸鄉郡作淨土會感香爐中白光亘天舍
利應現_{靖康兵厄名山藏經多燬穀積奉資}
_{大藏經四十八藏小藏四大部者亦四十}
八藏造栴檀像趺陀九品化生隨身奉供後
以給事中出師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鎮
長沙於廳事設高座著僧衣登座謝官吏禮

柱杖於膝上而化

吳秉信四明人築庵城南禪坐製一棺夜卧其中至五更令童子擊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家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來聞唱即起禪誦捨相亡名為禮部侍郎後拔名至蕭山驛令家人靜聽空中聞天樂

之聲即曰清淨界中失念來此金臺既至吾

當有行言訖而逝

銀象祖天台居號止菴守金陵日問道於保寧全無用尤以淨土真修為念嘗於鄉州建接待十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菴高僧寮為延僧談道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

業嘉定四年二月徵疾書偈曰萬萬香泛佛國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朶開後三日僧有問疾者公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為人唯求生淨土耳言訖加趺而逝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子姪郡人同夢空中有云錢丞相當

生西方蓮宮為慈濟菩薩

王仲回無為人官司士參軍因楊傑為說淨土之法念佛益進未亡前七日預別故舊端坐而化時傑守丹陽夢仲回來謝云向蒙指示今得往生再拜而去已而訃至

庚詵新野人蔬食布衣不事產業少與梁武

帝善詔為黃門侍郎不赴宅內立道場六時
禮懺誦法華經忽後夜見一道人自稱願公
容止甚異呼詫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寢
病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舉室咸聞空
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弥陀淨土詔謚貞節
處士

王日休龍舒人為國學進士著六經訓傳數
十萬言一旦指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
其為西方之歸即布衣蔬食惟佛是念日課
千拜夜分乃寢嘗為淨土文十卷簡易明白
覽者無不信服一夕厲聲念佛久之忽曰佛
來接我也屹然立化邦人夢二青童引之西

房翥暴亡入冥府王曰據善簿君曾勸一老
人念佛彼已得生淨土君乘此福亦合得生
翥曰尚欲誦金剛經萬卷既而放還後卒償
其願臨終異相不違先報

孫抃武林人號無諍居士吳氏傳幼學易因

曰易所以窮理盡性何必區區為進取計掩
閑晦迹居絕俗務沙門守寧與之交謂曰白
樂天以儒修身以釋治性君聞之乎抃深契
僧語日閱華嚴金剛弥陀經掌卷至蓮池與
清照亨律師同立其側又夢一人持書金字
梵體讀之不解人曰請十三日齋耳十二月

十三日忽得疾請妙光律師欲為祈禱并曰生死已定何必禱之乃與聞導往生淨土之旨即加趺作印西向坐化翌日清照至為入龕歸卷三日亦坐亡應同立蓮池之誠王闡四明慈溪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洞達著淨土自信錄以明三身四土之旨晚年專心念佛西向加趺而化異香滿室焚龕獲舍利如菽者百八粒五九

城皆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二子相繼念佛坐化嘗因念佛見佛身現空中即白佛言惟願我佛少駐使我二子同獲瞻禮即走外尋二子歸佛為駐立良久後人因名其地曰駐佛卷又有事跡見久法華傳

晉定國號省齋為州學諭常念佛讀淨土諸經結西歸社以勸人嘉泰初於小江慧光建淨土院結石塔於池心為鄉民火焚藏骨之所印施念佛齋月三八集僧俗就淨土院諷觀經念佛以為常嘉定四年夢青童告曰佛今召君三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而化

樓汾四明豈錦名門也因兄寶州究明佛理
每與沙門談道汾必從旁樂聽年二十二忽
得疾乃一志西歸謂父母曰但得生淨土見
佛此道最高仍令請僧說法開導諷觀經設
像懶對卧床喜曰真我師也復請僧念佛千
聲即曰吾已身在西方乃瞑目面西念佛而

死

往
往
徃
生
廡
士
傳

靈

鵞

宋滿隋時恒州人念佛以小豆記數滿三十
石設齋慶讚佛二大士化作三僧至會乞食
滿曰弟子願生西方師來赴食深副本心事
畢即見天花異香乘空而行未久滿遂面西

坐化

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觀
中汎紅蕖於玉沼初未見佛乃即華上傾心
致敬遠睇佛之金容光輝遠映一夕見衆善
薩來迎奄忽而化

井州汾陽老人於法忍山借房止宿念佛忽

大光徧照人見其登蓮臺而去

鄭牧卿榮陽人舉家念佛唐開元中病篤有
勸進魚肉者確乎不許手執香爐求願徃生
忽異香蔚充奄然長逝舅尚書蘇頤夢寶池
蓮開牧卿坐其上

張元祥長安人常念佛不輟一日催家人云

西方聖人待我齊畢同往淨土及事訖果索
杳火加趺面西而化

李知遙長安人率眾爲五會念佛

唐大歷中於中

法師

忽出堂向空頂禮空中有聲云報汝李知遙

功成果自招引君往淨土同汝上金橋即就

床端坐而化天香郁然

元子平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忽聞空中

音樂即西向坐化異香數日不絕

左仲天台人從神照授菩薩戒刻三聖像誦

法華三千四百部金剛二萬過後卧疾命男

沙門淨圓唱法華首頸增受菩薩戒夢三偉

人立江臯召伸登舟復請僧誦弥陀經遽曰

我已見佛光即端坐作印而逝

范儼家武林讀法華經念弥陀佛常日不廢

忽見普賢善薩來報嘗生淨土越一夕佛菩

薩來迎家人聞其謙謝云儼是何人實為難

當就座令掌而化

沈銓家錢唐同妻施氏專心淨土請照律師

依觀經繪九品往生齒印施般若經供佛飯

僧往山天寧五刹皆建大殿像平時諸善悉

用圓向銓及施氏前後每終皆感化佛持錫

接引西去

孫良家錢唐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常

人立江臯召伸登舟復請僧誦彌陀經遽曰
我已見佛光即端坐作印而逝

范儼家武林讀法華經念彌陀佛常日不廢

忽見普賢善薩來報嘗生淨土越一夕佛菩

薩來迎家人聞其謙謝云儼是何人實為難

當就座令掌而化

沈銓家錢唐同妻施氏專心淨土請照律師

依觀經繪九品往生齒印施般若經供佛飯

僧往山天寧五刹皆建大殿像平時諸善悉

用圓向銓及施氏前後每終皆感化佛持錫

接引西去

孫良家錢唐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常

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課佛萬聲二十年
不輟忽語家人今請僧念佛以助往生方半
日望空合掌云世尊菩薩已荷降臨即退坐
而化
姚約家雪川仙潭潛心內典有僧來謁必遂
居東道謂不當以俗先僧也覺海友師勸卑
人結淨業社約實主其事忽告友曰久厭渾
生不日西去師可助我擊念友遂日與持誦
一日就座而化既而夢於友曰約已往生師
之力也友曰欲從公遊可乎約曰師世壽未
盡寺中景懿行當先至閔月果終懿蓋同社
友也

梅福松江人誦經持戒繫念淨土臨終預知
即絕食飲水念勢至菩薩至七日澡浴更衣
端坐告衆曰勢至菩薩今來迎我即座化去
胡嵩家雪川平時多作佛事忽夢佛呼曰汝
可造屋迎我嵩乃徃明日建弥陀閣以協此
夢臨終之夕忽云佛放光照我言訖而化

昆九

十一

唐世良會稽人持戒茹素念佛禮拜年老疾
病猶不就枕誦弥陀經十萬過謂家人云佛
來接我言訖作禮即便坐逝欲別利行人時
在道味山夜夢西方異光播華天樂空中聲
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陸儒錢唐人萬州都掾中年厭世念佛率

結法華華嚴二經各百許人其法各人在家誦經一卷月終就寺讀誦終日而散如是二十年遂成大會嘗手書法華華嚴楞嚴圓覺金剛光明等經晚年子孫彫落更無餘累忽一日易衣端坐念佛而化

李芳通家會稽為鋸師因開元繫念往預其會忽悟世無常歸心淨業一朝得疾遽云我遊行淨土見二門高鑄甚固逡巡之際見利行人開門引入見蓮池樓閣佛菩薩衆遂請睇經道果二行人至卧榻前說法策導舉家念佛西向坐逝

陸淳家錢唐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為坐頃刻化去

馮珉上虞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為鄉民害珉持黎杖從之見蛇在岩下與黃特相持珉推巨石壓之蛇竟死後每思之慮蛇為怨對乃求佛解釋授志西方修懺念佛如是十載一夕請同修社人相助誦弥陀經念佛號次誦

昔賢懺罪偈願往生偈即端坐合掌而終
潭州黃打鐵每用工時常念佛不絕一日無
病託隣人書偈云日夜丁丁當當久鍊成鋼
太平將近我往西方即座而化

計公四明桃源鐵工也年將七十兩目衰明
足九里中督學諭以碑寫面印施勸人念佛計公
初受一齒念滿三十六萬聲念至四齒兩目
翳然如是三載念滿十七齒一日念佛忽氣
絕半日復蘇曰我見佛菩薩令分六齒與公
學諭是勸菓之首分一齒與李二公此是俵
齒之人囑其子往謝學諭言訖沐浴西向坐
逝

徐六公嘉興農夫也翁婆蔬食設像繫念如
是四十年屢夢達淨土預作一龕臨行之日
易布衣草屨入龕端坐頃之即曰佛來迎我
泊然而化

沈三郎家臨安商賈為業晚年回心念佛一
日病請僧誦弥陀經設尊像日夕西顧忽易
衣而終須臾縮膝欲起坐二子以易龕為難
曳腔令直經半日欲歛忽舉手出帛被覆然
而坐舉家驚避二子急前扶衛恐其子曳腔
以肘節撲之子曰助父坐脫耳茶毬有白鶴
二十九隻飛翔雲表久之西去

往生女倫傳

隋文帝皇后心敬大乘常持佛號臨終之夕
異香滿宮時尼大明與后最愛每念佛時先
著淨衣口含沈香忽眾聞沈香氣滿室異常
頃之有光明如雲來迎向西而去
此九荆王夫人王氏元祐中事西方甚精格獨一
妾懈慢夫人持逐之其妾悲悔極加精進一

風消散即見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妾曰此楊
傑也又有一花朝服坐上其華稍悴曰此馬
玕也復前導數里遙望金壇光明交徹妾曰
此夫人化生凌上品上生也徐訪楊傑則已
亡馬玕則無恙後夫人於生日秉燭焚香望
觀音閣佇立而化湖上雜錄

夕異香徧室無疾而終夫人忽夢妻起居叙
謝因夫人訓責今變往生夫人曰西方可往
不妾曰但隨妾行夫人隨之見二池皆白蓮
華或榮或悴妾曰此皆世間發心修西方人
也人間纔發一念池中即生一花隨其勤墮
榮悴各異中有一花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

吳氏縣君都官呂宏妻宏因異僧勸發妙悟
佛理吳氏聞金剛經頌亦契空寂夫婦齋戒
四十年吳氏忽見巨迹三雙皆金蓮花數日
又見其膝又數日見其身數日見其面目即
佛菩薩三聖人也及見殿閣境累清淨男子
人問彼佛如何說法曰我得眼通未得天耳

如是三年一夕微恙自言吾將西歸言訖而

逝掌事觀音列瓶缶數十以水滿中手持楊枝誦呪必見觀音放光灌諸器中病者飲之

必愈世因號觀音縣君

蔡氏縣君居武林早年孀居持經念佛每旦禮佛逾二十年忽見金蓮花現空中遽索平

時修行課目卷而懷中安坐而逝

馮氏少師瑜之女承宣使陳思恭之妻少多病從慈受深禪師受教持齋誦佛逾十年益精進謂族黨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盡行即西歸一夕語侍者曰吾神遊淨土發禮三聖夫聞其語即相陪念佛右脇安眠而

逝三日之間妙香芬馥

陸氏宜人家錢唐朝請王璵妻常誦法華晚年尤篤淨土禮懺一會念佛萬聲凡三十載因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即面西端坐而化兩手結印續淨土傳陸師壽者即其姪也

朱氏如一欽成朱后之姪歸于四明薛君繡法華經一部十年而成至化城喻針峰經舍利如粟連蔓數十粒一字一拜禮法華者三於經首頸別致八萬四千拜誦法華經三月而通刻壁窯缶勸人念佛滿十萬聲所化二十萬人獨朱氏旦夜誦之不可以數紹熙四

年為寶幢藏繡經迎歸南湖飯千僧為慶謹

是年微疾請僧念佛忽起加趺薛君曰吾家無是法於是右脇吉祥而化家人夢乘采雲

向西而去

樓氏慧靖四明揚帥樓璿之孫適寺薄周元卿嘗披麻傳灯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為真脩

晚年被疾忽見蓮臺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

室以語家人亟令念佛頃刻而化

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每感母氏華童牲生之瑞嘗誦經念佛願生安養病中請僧行懺自見其身著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家人曰汝輩當勤修淨業吾嘗於淨土待汝

即右脇吉祥向西而亡

秦氏淨堅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虔精持齋戒閱華嚴經法華光明般若無虛日晨昏修弥陀懺日禮佛千拜久之有光明入室中

面西念佛安坐而化

鄭氏淨安家錢唐念佛誦經日無虛度後得

是九

五

疾擣之于佛聞空中聲云汝行有期無得自急又見佛身金色即奮身起而西端坐令男

僧義修諷阿彌陀經候然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說修師令知

于佛子秦氏淨樂家錢唐其夫姓于賣魚為業有男販私商常遭官事秦氏愁苦幾欲沉

身于江遇淨住寺照師勸之曰有此煩惱宿世怨家枉自沉江不如念佛秦氏醒然回心即燼一指誓長齋三白念佛十年不急見一切人皆稱佛子一日請戒行人詣觀經每一觀誦佛千聲至像觀忽焉而化四明黃氏早喪夫歸父舍修淨業臨終稱佛結印復地徐行儼然立化家飾灰於地以人驗生處見蓮花一朵生於灰中錢唐袁氏因往靈芝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病中請圓淨律師說法忽見佛菩薩衆現前端坐而化

錢唐陳氏媪從靈芝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常有舍利散經案上臨終見化佛來迎顧旁人語未及半已凝然不動矣武林王氏常誦法華念佛求度一旦見菩薩大身住立空中遂連聲稱菩薩高大菩薩高大又云恐女人足穢難升花亭語畢而化四明孫氏寡居齋戒誦念佛三十年不懈手製衣衾鞋襪施僧不記其數一日微恙見異人立床前曰宜勤精進又夢八僧遠行懺脩淨業一家皆服其化二十年不渝初志一日病中請圓淨律師說法忽見佛菩薩衆現端坐而化遠近皆聞空中奏樂

上虞胡長婆李氏夫喪後日夜高聲誦弥陀經凡十餘年一旦有僧覆以緋蓋告之曰汝念者婆遂會別諸親至時果有異香光明即端坐而逝七日火化齒如雪玉舌如紅蓮睛如蒲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以數次日

凡九

六

焚處生一花如白瑞粟然

安吉王氏女日誦弥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母病亡既歟惡血流滴女發誓曰若我孝心真實願臭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舐漏處絕無穢氣父娶後室與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說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臥手

攬觀音手中幡寂然不動繼母篩灰於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華數朵

錢唐戚氏日課觀經誦佛不輟一日病中浴畢面西問家人云聞磬聲乎淨土衆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已至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即奄然而化

錢唐沈氏念佛十餘年日加精進命工畫八尺弥陀像病中安設牀前欣然曰我何多幸即請僧念佛相助忽曰見一僧長大授我金座遂座前方執錦拂角其座即行恐有障緣望衆更爲念佛衆皆勇猛厲聲良久復云念佛功德已登金臺此去不回矣即瞑目而逝

長安姚婆因范行婆勸念佛臨終見佛善惡

來迎婆言未與范婆相別請暫駐少時湏臾
范至佛尚住空中具言所見勝異執手而化
汾陽約山翁婆每日嗟歎世間無常無一可
樂月晦必請僧二員永夜念佛翌旦設齋婆
手自營辦臨終之夕咸見佛光入室寶蓋羅

於庭上婆忽遷化

汾陽裴氏女專心念佛以小豆為數積滿十

三石報盡之日索火燒香口云佛以花臺與

我今當往生

汾陽溫靜文妻病在床上夫勸令念佛二年
不絕聲謂夫曰我已見淨土佛菩薩後月當

去至期見金蓮花如日輪

醴泉孟氏女久經重病沙門勸令念佛三年

謂夫曰可急報諸親今來相送暨畢集女焚
香興眾念佛見空中執錫沙門曰汝當往生
已而佛菩薩至燔華掛空忽然遷化

汾陽梁氏女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
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幡蓋來迎即

曰舍緣

念佛道者陳氏贊禪師之母師住廣平普會
迎侍方丈東室剪髮為出家相朝夕念佛四
衆稱為道者後病中集紺素鳴磬念佛兩日
忽合掌瞻像泊然而化明日頂溫面色鮮白

師前一日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來相召
師應之曰此往生之祥言已坐滅面色變白
至是果然

與興陳氏受持齋戒誦法華五千部金剛弥
陀諸經各一歲念佛滿三十年一日不食家
人問欲何所須答云欲求見佛言訖右脣而花
會稽胡氏淨安禮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
者四會偶微疾見佛來迎安庠坐逝路人聞
空中樂聲隱隱而去

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迦葉尊者來此好金
蓮花座即瞑目結印而化
仁和郭氏妙圓長齋念佛誦法華彌陀經及
二懺常諦觀落日對想西方忽空中告云郭
妙圓決生淨土清照亨律師即其兄嘗往寺
中建繫念會作百僧齋莊嚴淨土臨終之際
請亨師說法求佛接引即時端坐凝然不動
昆
周行婆家太平州疊年念佛專注一夕五蹤
念佛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自婆家出引輿
騰空而去

錢唐孫氏女常念佛持呪因病請清照律師

至謂曰久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爲談淨土因
緣大喜至夜夢師持藥一盞服之流汗身心

錢唐龔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偶得疾請可
律師指示西歸誚說未終端坐而化老妻子

氏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曰我已得生

矣汝後七日亦當往生至期果逝

嘉禾鍾婆日誦弥陀經十卷餘時念佛二十

年為常課一日語其子曰見大白蓮花無數

一婦人端正好衣立我前又泉僧在此何以供養子云不見遂無語端坐聳身而化

潮山黃婆持金到法華專心念佛暑中忽得

痢疾但飲水不食鄰菴沙門善修常建念佛

會婆病中欲請修脩夢婆來謂曰將往西方

修未以為異越二日婆西向念佛十聲端坐

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書川朱氏念佛三十年每讀金剛經以為靈

賢在此不敢踞坐後忽不食四十日唯飲水
念佛先夢三僧入室各執蓮花謂曰我先為
汝種此蓮華汝卻歸來既覺喜悅乃請僧衆

念佛為助即就座而化

四明淨心女不知姓刺血自画佛菩薩三聖
像於羅木板凡一千片普散與人上有正信

女淨心顯云願所修淨業速獲成就不入母
胎化生蓮沼後不知所終

是光

十九

嘉禾周氏適庶民孫氏同翁婆常時念佛感
室中佛像有光如螢或現鮮華或現佛菩薩
像三時必聞天樂或空中誦經聲

常熟陶氏寡居常持香門品夢白衣人授以

蓮華令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弥陀經覺即能誦不假師授一夕帳幌光明有弥陀像立經函上每誦經時必於卷上遜出舍利積以成合此上三人生前日相若此雖必得往生治不能委如耳

項氏妙智四明鄞人寡居二女悉令為尼同名楊氏菴見人唯勸念佛晚歲偶疾謂女尼曰多有尼僧相待西歸乃請人念佛忽曰我欲坐化錯與作棺也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母喜諷上品觀轉身面西兩手作印微笑而逝六朝定

陀經為日課一夕微病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居士長者擁立目前灯光千點累累然狀如虹槁即日右脇吉祥凝然不動瑞平其天蠶神

長安京姓本為屠因善謀和上勸人念佛滿城斬肉京城之持刀入寺興緣害意導指示西方現淨土相即回心發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衆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

沈氏妙智四明慈溪居自幼蔬食念佛長歸章氏未嘗中廢施米貸被以濟飢寒常誦弥

覽香氣滿室群難散去即端坐化云

長安張善和殺牛為業臨終見牛數十衆云

汝殺我善和告事急請僧即為說觀經若有衆生作不善業應墮惡道善友告今至心具是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善和大叫云便入地獄也月光即以左手擎火右手捻香轉身向西厲聲念佛未足十念即云佛來也已與我寶座言訖而終

金喪家曾稽葉網魚因天華寺利行人結生連社蒙勸念佛頃棄前業日持佛萬聲久之告家人云我已見佛菩薩至門已見金蓮花

來迎我矣即坐竹牀結印而化遠近皆聞異香

吳瓊家仁和先為僧因家務還俗兩娶生二子屠鮎危膚無所不為遇造食殺雞鷄以手提起唱云阿彌陀佛子好脫此身去每切肉時口常念佛及教村人念經修懺忽眼上生痛如雞子大常切憂怖乃造草菴獨居旦夜繫念依普賢行法發露懺悔一日無病往諸家言別來日去也次日請道友念佛相助將布衫換酒飲訖大叫云佛來也即便命終

往生禽魚傳

裴氏鵝鴨唐成都尹韋皋記曰人有獻嬖武

者河東裴氏謂此鳥名載梵經智珠常類常
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及午後非時終
夕不食或教以持佛名號仰首奮翼若善承

聽每清晨求夜發和雅音阿彌陀佛聲^一相
續一日有憔悴容訓卷者鳴磬而告之曰將
去此而西歸乎每一擊磬一稱佛十擊磬而
^二我輩為人豈不知

天台鶴鵠黃岩正等寺觀師畜一鶴鵠常隨
人念佛後則常念阿彌陀佛不待教導一日
立死籠中乃沈土以葬之舌端生紫色蓮華
大智律師為頌之有立亡籠開潭開事化繁
蓮花也大奇之句

劉成魚唐天寶中當塗漁人劉成李暉載魚
往丹陽泊舟浦中李它住劉濱見船上大魚
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于岸俄聞萬
魚俱跳躍念佛聲動天地劉大恐盡捉魚于

十念成歛翼委足捨然而絕案釋典十念成
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沒有舍利遂命火
焚之得舍利十餘粒貞元十九年九月記
長沙鶴鵠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鶴鵠俗呼
八八兒者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即隨口稱念
旦暮不絕因以與僧丈之鳥亡僧具棺以葬

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已財償之明日於菴中

得錢萬五千十五也題云還汝魚直

往生續遺

慧海隋大業時居江都安樂寺專心淨業得
齊州道證所遺無量壽佛像殷勤禮懺像忽

放光自是懇求往生愈切一日面西趺坐念

佛而化

馬子雲唐時舉孝廉為涇縣尉押祖綱赴京
遇風船溺被繫乃專心念佛五年後遇赦因
入南陵山寺持一食齋忽謂人曰吾一生坎
輒遂精持內教今西方當行當往生安養
明日沐浴新衣端坐

異香滿戶喜曰佛

來迎我言畢而沒

紀門

于昶唐天后朝任并州錄事晝決曹務夜判
冥司每知冤咎陰為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
丁母艱持金剛經更不復為冥吏至八十四
將終忽聞奇香遽謂左右曰有聖人迎我往
西方即念佛而沒

并州錄

廿二

魏世子宋時梁郡人奉佛精進唯婦不信女
病死七日再省即升高座誦無量壽經下啓
父言兒去便往無量壽國況及父兄池中已有
芙蓉大花當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悲
故歸啓報語竟復絕母自是亦信法教冥祥
葛潛之句容人稚川之孫故世事神仙妻紀

氏存誠佛法旦夜不替方織之次見雲日開
明投梭仰望見西方如來真形幡蓋映天心
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今得瞻見便頭面作
禮及引濟之同瞻尚見半身俄而隱沒厥後
夫婦念佛相繼而化

寘祥記

釋文慧居嘉禾青龍詩律高古與北峯印公

為友北峯亦好吟慧奪筆責之曰吾兄大法
柱石何必為此北峯感之遂折節為學卒為
聞人慧專志淨業至老益厲臨終聞空聲

云中品中生

釋慧明號晦菴學于慧光僧錄晚依青山常
照寺與至叶脩淨業日課法華楞嚴圓覺持

彌陀聖號以萬數慶元己未春示疾謂弟子
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今遂碩矣乃累足坐
逝衆聞天樂西來徘徊頂上荼毗之餘五色

舍利不可以計

釋智廉居上虞化度寺初徧參宗門晚節一
意西方慶元改元秋八月嘗偈別眾曰我夢

中見阿彌陀佛大眾圍繞而說法云諸上善
人當須專修淨業來生我國說已即隱我既
見相往生必矣即回身西向作印坐逝

十三末

李東紹興中官也領御藥院初學禪于淨慈
輝自得有省發晚閱龍舒淨土文日課佛號
與其子闍長元義殿長林師文等數十人結

印蓋會于傳法寺久之感疾忽見弥陀佛以
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華滿房乃暮
行親眷書偈端坐結印而終

聞邦榮池州人因僧勸修西方持決定往生
凡每旦向西一誦千遍或率眾同持如是二
十年紹熙元年春偶聞異香連日不消家人夜
夢二青衣侍立邦榮之側其子又夢弥陀放
光徧照堂宇悉作金色故日面西趺坐課佛
忽起曰我去矣行數步舒手結印微笑立化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九

卷九

九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卷